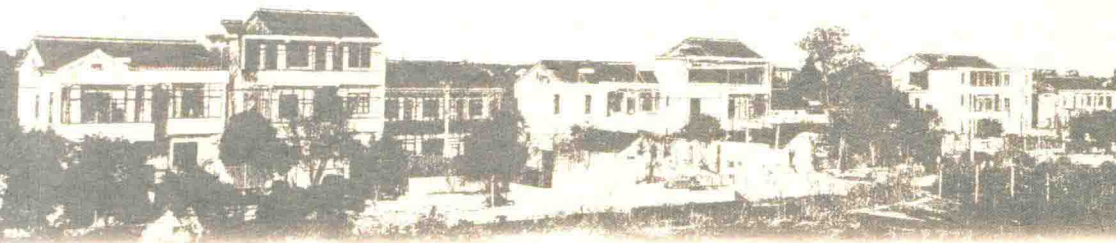


界岸人家

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

村民口述 黄健 编著



界岸人家

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

村民口述 黄健 编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界岸人家: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黄健编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7

ISBN 978-7-214-21017-3

I. ①界… II. ①黄… III. ①乡村—社会主义建设成
就—张家港 IV. ①F327.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8590 号

书 名 界岸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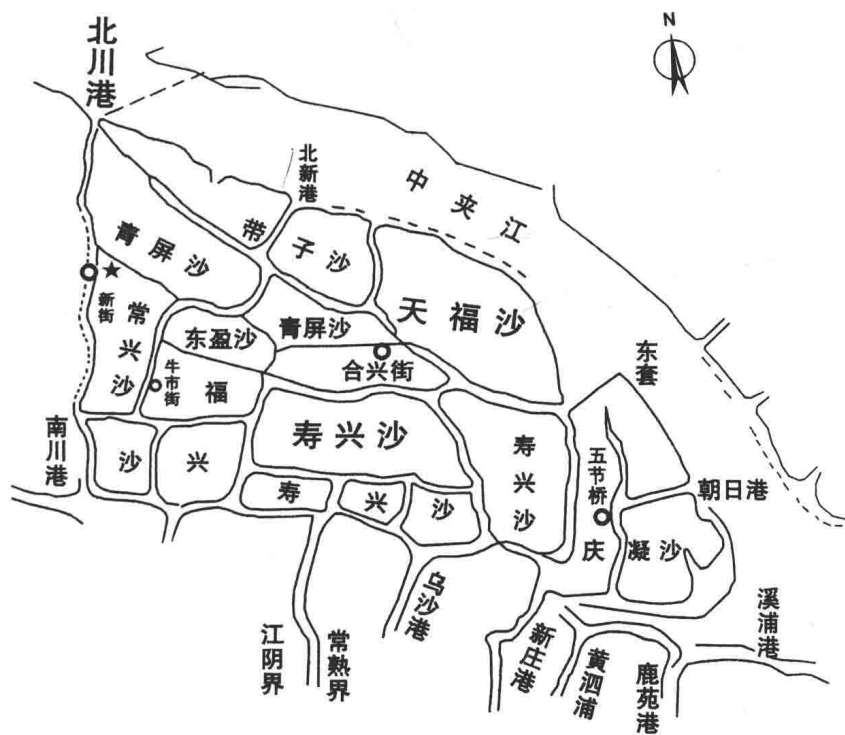
口 述	村 民
编 著	黄 健
责 任 编 辑	王 溪
责 任 校 对	陈 颖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1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1017-3
定 价	4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

界岸村的父老乡亲

界岸村位置示意图



界岸村民亲族关系

钱家：

钱世佐，清末“武秀才”，1959 年去世。

钱金宝，钱世佐养子，上海做工，1955 年去世。

钱尔堂，钱金宝之子，大队会计，1996 年退休。

钱世佑，钱世佐之弟，早年去世。

钱金松，钱世佑之子，早年去世。

钱尔谦，钱金松之子，中学老师，2014 年去世。

钱尔贵，钱金松之子，地主成分，2012 年去世。

钱良造，钱尔谦之子，农民，瓦工，在家养老。

钱良才，钱尔贵之子，村民组长。

钱贵贤，钱氏同族，个体工商户，退休。

钱磊磊，钱贵贤之子，电信局安装工。

周家：

周一品，私塾先生，1922 年去世。

周大康，周一品之子，开过酒行，1963 年去世。

周仕先，周大康之子，富农成分，2006 年去世。

周奉先，周大康之子，大队书记，2002 年去世。

周仁惠，周仕先之子，个体裁缝，县城居住。

周仁健，周奉先之子，企业职工，退休。

周仁宏，周奉先之子，企业职工，退休。

周仁兴，周奉先之子，企业中层干部。

周 成，周仁兴之子，企业外贸经理。

周小康，周大康之弟，农民，1960 年去世。

周庆先，周小康之子，小学老师，2016 年去世。

周仁田，周庆先之子，食品站工作，退休。

陆家：

陆生林，农民，修弹花机，1964 年去世。
陆明生，陆生林之子，个体工业户。
陆明兴，陆生林之子，农民，打工。
陆达华，陆明生之子，个体户。
陆苏林，陆生林之弟，土改时副村长，去世。
陆明高，陆苏林之子，生产队会计，退休。
陆明清，陆苏林之子，个体运输户，退休。
陆达忠，陆明清之子，个体户，修机床。
陆瑶瑶，陆达忠之女，高职毕业。

李家：

李永根，1956 年参军，医院职工，退休。
李永清，李永根之弟，生产队长，去世。
李贵才，李永根之弟，建筑工人，退休。
李兴兴，李永清之子，北京裁缝，企业职工。
李 武，李兴兴之子，北京出生，企业职工。
李宝贤，李永根堂弟，建筑公司工作，退休。
李贵贤，李宝贤之弟，邮政局工作，退休。

其他：

赵顺荣，外乡招赘，农民，年迈。
赵春华，赵顺荣之子，镇医院党支部书记。
赵长兴，外乡招赘，村干部，退休。
夏任林，小学教师，退休，年迈。
夏建，夏任林之子，国家机关工作。
夏仲，夏任林之子，中国科学院工作。
陶官宝，外乡招赘，农民，年迈。
苏大福，祖父富农，木工，县城定居。

界岸老人聚会留影



村民访谈录音片段（二维码）^①



绝望与希望

讲述 黄健 前言



4"46'

“我的家乡在江南、鱼米之乡好地方。”

泣不成声的回忆

讲述 李永根 第12页



3"21'

“那时自己家里只有两亩田，无法生活。”

差点被枪毙

讲述 周仁田 第25—27页



2"7'

“战争一打响，死了不少人，成卡车往外装。”

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

讲述 钱尔堂 第56页



5"20'

“1951年土改，我一开始就参加，一家一家丈量田亩，农户签字。”

① 扫二维码，听访谈录音片段。书中对应页码均有相同二维码。

想到那时候眼泪熬不住

讲述 赵秀玉 第 75 页



2''00'

“父亲一死，家里我最大，三个妹妹，一个 9 岁，一个 7 岁，一个遗腹子。”

民兵营长

讲述 李宝贤 第 80 页



2''33

“当时造反派不敢跟我叫板，我是大队民兵营长，不是当权派，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有点资格。”

提干对象没提干

讲述 钱贵贤 第 100—101 页



2''26'

“新兵连连长带兵时，先在花名册上看中我的，高中毕业，应届生啊！”

到北京做裁缝

讲述 李兴兴 第 151—152 页



2''34'

“当时高考没考取，家里穷，不上学了，学个手艺吧。”

海归

讲述 夏仲 第 187—188 页



3''44'

“1994 年，我 38 岁，到美国留学。”

前言

我从小在贫困与焦虑交织、绝望与希望混杂的氛围中长大，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农村孩子都有类似的经历与记忆。这种体验承自于我们的父母——人民公社^①社员，家庭的愁苦时常笼罩着我们。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方面，理想那么诱人，似乎触手可及；另一方面，现实如此无奈，几乎看不到前路。我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为了生活，为了未来，竭力打开命运的门，走出希望的路。本书展示的，正是普通农民的这种梦想与情怀。本书以村民口述的形式，实录寻常人家的生活变化，分享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探究一个村庄的社会变迁。近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经历了什么？历史留下了什么？未来还将发生什么？这些问题是本书的重点。

我的家乡在江南，鱼米之乡好地方。小时候，我家屋后有一条河，贯通南北。河不算宽，直通长江，河水每天随潮汐北来南往，涨潮时河宽也就十多米，木船、水泥船满载货物而过。每到夏天，孩子们下河游泳戏水、摸鱼捉蟹，真是一块快乐之地。这条河叫川港^②，《沙洲县志》^③记载，宋代以南、北川港为界，东部西部分别设县，这种行政设置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一条界河，川港已有上千年历史。我家门前有一条路，东西走向。路不算长，二百多米，多年失修，部分路段崩塌。路的两边是河，



① 人民公社，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农村陆续成立人民公社，农民成为社员。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公社下辖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辖生产队，一个生产队有二十多户到数十户农民不等。1962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生产资料分属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从事农业生产，进行经济核算、收益分配。80年代初撤社建乡，人民公社延续25年左右。镇志载，境内1958年9月以乡建社，1983年政社分开。

② 川港，县志载，境内河道纵横，河名南北各异，北部西片纵向称港，横向称套。宋代开始，以南、北川港为界，东部西部分别设县。乡镇地名志载，川港位于三镇交界处，全长6500米，汇纳沿途各村中心河，排灌境内耕地5200多亩。

③ 《沙洲县志》，界岸所在县县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下同。

河边长满芦苇和菖蒲。这条小路，周边百姓叫它“界岸”^①。查镇志图示，界岸是清代先民围垦长江沙洲时修筑的一条圩岸，作为常兴沙与清屏沙的分界线，这条小路也有几百年历史。依傍川港古河、界岸古道，聚居着几十户农民，人民公社时期，这里是一个生产队，尔后几经调整，村名多次变更，当地人一直称这里为“界岸人家”。

我对农村的记忆始于童年的饥饿。7岁时吃食堂，一家5口，每顿定量，老秤^②13两，400多克，每人一碗粥，实在吃不饱，直到20岁参军之前，就没有过放开肚子吃饱饭的时候。13岁时，闹“文革”，停课辍学，到生产队挣工分^③，挑河泥，搞“双抢”^④，漫长的劳动时间，繁重的体力劳动，远远超出一个少年的承受极限，劳动使我突然长大懂事，知道父母的艰辛、种田人的苦。17岁那年冬天，队里翻地种麦子，会计说分配预算已经出来，4户人家分到红^⑤，其余都是透支户。有个姑娘春节要结婚，原指望分红后做件新衣服，结果落了空，忍不住当场大哭，那辛酸情景至今犹在眼前。

1972年底，我离开家乡去当兵。1979年退伍返乡，高考后到北京上

① 界岸，镇志载“各沙分布示意图”，可见青屏沙与常兴沙之界线。界岸是当地农民俗称，不见文字记载。老人回忆，界岸初时有两公里长，前几年残存几十米，现已全部挖毁，岸基淹入河心，再也无人关注它的前世今生。

② 老秤，旧时农村使用木杆秤，十六两为一斤，一两是三十一克多一点，叫老秤。1959年改十六进制为十进制，十两为一斤，一两是五十克，叫新秤。农村俗语，“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或“半斤对八两”，是说彼此差不多，贬义，这里的“八两”就是老秤的计量单位。

③ 工分，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计算社员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的计量单位。一般来说，一个男劳力劳动一天记10分，妇女劳动一天记8分，老弱病残打折记分，早晨出工记2分，割麦、割稻、拾棉花等记定额工分，10分工为一个劳动日。年底，生产队会计用全队总收入除以社员总工分，得出工分值，各生产队高低不一，有的每工四五角，有的每工一二角。

④ “双抢”，抢收庄稼抢种庄稼。种双季稻时，7月早稻成熟，冒着酷暑收割，起早带晚翻田插秧，务必在立秋前将晚稻秧插下，如果晚了季节，水稻来不及成熟，就会减产甚至绝收。与“双抢”类似的还有“三夏”，即夏收、夏种、夏管。

⑤ 分红，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有两种分配方式，一种是实物分配，主要是分配粮食、柴草等，一种是现金分配，年终进行，叫分红。劳动力多的家庭，挣的工分多，工分值减去平时分配的粮食、柴草值，分得现金，称“分红户”。有些家庭老人孩子多，劳动工分少，工分值少于粮食、柴草值，亏欠生产队现金，叫“透支户”或“超支户”，一般不扣粮草，挂在账上，慢慢还。

学,后来进国家机关,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几十年来,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家乡的人、家乡的事、家乡的情,我念念不忘,萦怀在心;作为一个经济工作者,我对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从宏观上加以关注与思考。近几年,有微博发文写春节回乡见闻,谈农村的变化及冲突。我想换一个角度,听听农民是什么看法,以我的生产队为样本,请村民口述个人的变化、家庭的变化、村子的变化,以鲜活的、具体的、平凡的个体实例,来透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

在老家做村民口述史,我有一些天然优势。其一,语言上无障碍,土话乡音,分外亲近,可以随意交谈。其二,情感上无隔阂,生产队是曾经的命运共同体,大家一口锅里吃过饭,感情上有共鸣,村民不把你当外人,愿意把家中的事、心中的话讲出来。其三,文化上无冲突,有共同的生活背景,熟悉当地民风习俗、农民心理心态、相关礼节忌讳,访谈可以无拘无束地进行。时间上弹性大,主要看村民是否方便,大部分白天访谈,不少是晚上。地点随意,以上门家访为主,有些到工作场所边上班边聊,有的请到家谈,也有的在旅馆进行。访谈对象没有严格设定,60岁以上老人全都访谈过,30岁左右的也有几个,有些家庭访问三代、四代,便于考察代际更替关系。我对村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事先没有访谈提纲,没有文本设计,没有预设观点,坐下来,自由谈,每次一人或者夫妻俩,手机录音。请他们谈家庭历史、个人经历、子女情况,谈亲历亲为、所见所闻,这些问题不难不深,无论男女老少、文化高低,都有话讲,能讲出来。面对面拉家常,轻松地聊天,尽量让口述者不间断回忆,自然地流露,无保留表达。

访谈从2014年9月开始,一年半时间里,陆续访问了四十多人,占村里常住人口的一半多。我边访问边整理录音,对文本梳理拆解,分类归纳,尽量保留生活细节,保持口述特点,保持原生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分列四章:第一章,民国旧事;第二章,公社岁月;第三章,改革年代;第四章,陌生未来。每章开头有摘自《沙洲县志》的大事记,各节有少许说明性文字,作为界岸村民口述史必要的背景。在此基础上,以村民的集体记忆为出发点,把它们放到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中考察,阅读有关历史文献,参照前人研究成果,对不同时期农村情况进行分析。

20 世纪以来,中国各个阶段的革命与建设,都与农民问题相关。这不仅因为农民人数最多,而且农民最苦,农民最穷。农民问题的背后是土地,土地问题的焦点是人多田少,这是农业社会的基础,也是改革变迁的源头。人均耕地长期处于临界线之下,农民普遍贫困,农村积贫积弱,从资本积累与市场发育两个方面,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核心是减少农民,让农民致富,路径是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动力是打破城乡壁垒,放手让农民求变求富。改革开放以来,几亿农民陆续走出家门,从事非农产业,小农经济正在解体,旧式农民即将终结,现代“三农”破篇起步,这是中国历史上及至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我们用三十多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程,这个过程仓促、急剧、动人,变革中产生的震荡、冲突、失序、痛苦不可避免。农村的变革变迁远未停止,新的未来轮廓初现。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允许农民大胆创新,鼓励基层实践创造,中国农业实现第二次飞跃大有希望。以上这些,是我考察界岸村民集体记忆时得到的初步结论。一个生产队,几十个农民的经历,当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口述历史又有一定的选择性,个别样本的普遍意义不能无限放大。然而,正因为其普通、平凡、随机,才显得真实、具体、可信,可以为后人留下社会变革中的历史细节。

岁月悠悠,少年时代的家乡变了模样。川港还在,多年没有疏浚,河水不再欢快地流淌,千年河道几成凝固的河。残缺的川港,横卧在大地上,顽强地展现出自己的落寞之意、苍凉之美。界岸尚存,作为陆路已经废弃,岸基沉入河心,很少有人关注它的前世今生。无言的界岸,在五彩斑斓的阳光下,默默地见证着这块土地的世事沧桑。倾听村民口述,跟踪百姓身影,打开社会变迁之窗,为古老家园唱一首怀旧的歌,不仅是为了留下乡愁,更多的是对陌生未来的向往与祈求。

目 录

界岸村位置示意图	1
界岸村民亲族关系	1
界岸老人聚会留影	1
村民访谈录音片段(二维码)	1
前言	1
第一章 民国旧事	1
一、曾经的望族	3
钱家祖上兴旺过	3
破家	4
办学造桥	6
二、自耕农的奋斗	8
开酒行	8
钱庄职员	10
三、贫民的挣扎	12
泣不成声的回忆	12
死里逃生	13
四岁没了娘	14
我是全大队最苦的一个	15
四、地下党	18
五、好男不当兵	21
拉壮丁一路到锦州	23
差点被枪毙	25
六、旧时婚俗	27
“搭伙”夫妻	27
抢亲	27
“听话”的女孩	28
童养婿	29

七、传闻逸事	31
界岸	31
掌作	31
可恶的东洋人	32
淘气男孩	33
鸦片烟	34
“喊丧鬼”	35
“蜘蛛精”	35
一张纸牌	35
苦难	38
第二章 公社岁月	43
一、土改前后	45
一张土地证	45
我家分到四五亩地	46
田种得七荒八熟	47
差点评上破产地主	48
那时真有点不讲理	49
到外地教书	50
地主	51
富农	51
小土地出租	52
分田不要	53
二、艰难时世	55
土改后买了两亩地	56
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	56
挑望虞河	57
到江西读共大	58
结婚以后	61
辛苦劳作	63
一碗腌菜	65
借钱无门	66
没钱上学	67
生产队长	68

搞不好的生产队	72
想到那时眼泪熬不住	74
三、折痕	78
父亲挨斗	78
民兵营长	79
拆掉我家两间屋	81
抄家	81
戴高帽	83
底层少年的困惑	83
批斗班主任	87
我要读书	88
“小反革命”	90
惊人的预言	92
四、当兵	94
我当的是公安兵	94
退伍时换了新军装	96
当了四年副排长	97
旧军装至今保留着	99
提干对象没提干	100
在部队的日子里	103
七七年兵	107
五、走出农门	110
医院做饭	110
建筑公司上班	111
邮局工作三十年	112
校办厂做工	115
只身闯无锡	117
大队里行船	119
学裁缝	120
六、新式婚姻	123
找对象	123
结婚	124
说说婚姻难为情	126